

謝曰歲歲不敢復入欽邊民知室家之樂於
今三年矣己亥之秋予當滿去嘆曰予去欽
而賊患復起非政也乃卽前議而申改之畱
軍三十於防城分二十守那蘇以舊上扶隆
營之軍二十守陸眼備兵憲使實成予議卽
舊址復建之越二月而功告成乃記

了齋記

歐陽鐸

明提學

陳忠肅公徙廉州扁所寓曰了齋而讀書其
中後人稱了齋先生始此成化丙午知府劉

君烜因了齋址爲祠正德丙子并入先賢祠而祠廢又七年爲嘉靖壬午魏君校督學至廉改北府廟爲忠清祠奉漢太守費公貽孟公嘗并公爲三又明年鐸承乏至三日謁祠下徘徊顧望莽然原野間入城謁先賢祠則流寓名宦名位相錯又西行十數步訪劉君烜所建祠堂已鞠爲草莽然斷椽殘甍尚隱隱可尋乃與知府韓君鸞議以城東淫祠俗稱元帥廟者改爲寓賢祠以祀蘇公子瞻凡

若干人以先賢祠改爲名宦祠奉費公而下
凡若干人撤忠清祠屋卽宣化坊舊址改建
了齋以奉公且諗之曰君子之道用則思行
其志困則思守其節非以求名也而懷者爲
功知者爲德功必思報德必思崇亦非有求
也祀不興則人道廢禮不秩則政紀壞如之
何其可也夫以數君子之靈異世相感陟降
左右寧復有他嫌哉雖然非所以語民也父
母之恩師友之義由夫生者殊矣是故祀有

之令而非簡析而非離祧而非棄專而非諂
由夫民也卽使其過祠下顧而思之曰是嘗
治我者能覆被我者其可忘乎又顧而思曰
是嘗辱在茲土而耳目我以齒乎人數者也
其可忘乎以篤忠愛以生禮義以明君臣以
叙父子此名宦寓賢之所爲析也了齋猶夫
寓也而得專祀焉則固嘗有其地也隘矣而
不改卜民所習也已嘗爲祠而復曰了齋齊
公命也創者宜擇述焉無作是道也亦將示

之教焉韓守曰然祠則請敬易了齋之復請
一月爲期如其祭也柰何曰自齋出主合祀
于寓賢祠式序以世尊自世而降祀畢歸主
于齋加櫝焉不欲瀆民也韓守曰然作復了
齋記

聚奎精舍記

知府郭廷良建

陳文焯

明推官

夫氣運於天地而王者理理命於心俾之常
明不晦則存乎先覺是故覺者有風世振俗
責焉若夫儒術驅瘴詩文飾吏五管九州千

載一見者又與劍南費睂山蘇蘭陵母將高
第數君子後先提衡於其間振德之功豈爐
錘一經已哉日者鍾裴諸彥掩映丘霍湛海
而後稍息於是郭大夫泣焉彼其文教兢兢
也文會之復爲聚奎精舍也上以文爲任下
有待而興昔地不阻內君子時寓焉猶存漢
秦唐宋之遺今地不阻外君子全治焉適還
唐虞魯鄒之盛噫此豈天將覺世以維運乎
不佞幸承事而適其盛也于是衡覺粵者起

衰濟溺韓愈唐粵覺也洗冤澤物崔與之宋
粵覺也學致良知陳憲章今粵覺也吾師乎
吾師乎願與多士益明行之以成大夫印心
覺世意若聚奎之館我而有肆也穀我而有
田也詳在別議中茲不具紀紀其軼者

征南碑記

田汝成

明提學

皇帝承運文敷武謐宇內熙皞百靈薦祉元
儲應期將以誕告多方外諭四裔迺坐明堂
朝羣辟按圖數貢至於交南曰茲邦不庭廿

有餘稔豈其叛哉曷往誥之禮官肅將頌行
會有逋臣詭辭而控曰臣南裔黎氏之嫡胤
也國有不令之雄曰莫登庸者實篡黎宗逐
臣草莽惟陛下憐察皇帝若曰信茲稱亂其
往討之迺命兵部左侍郎蔡公經安遠侯柳
公珣經畧邊務以需大舉蔡公簡委賢豪叅
謀畫策而左叅政翁君萬達實總其凡迺圖
山川發間諜探要領峙芻粟礪矛鏑選偏裨
練卒乘義問昭平日星威稜抗乎風霆交入

聞之大懼登庸吐欵奏表而稱曰臣黎氏之
陪隸也黎氏式微國亂無象臣以皇靈削芟
草竊僅有寧宇黎氏天絕屬纊之晨倉皇解
佩印而屬之臣曰天錫元寶爾姑守之請命
以聽所立也臣恐駭逃匿國人周章索臣擁
之左推右輓責以大義曰不守錫寶是不共
天朝也不受君命是蕩析黎氏使不保也臣
不得已苟從彝俗護命五年而犬馬之齒耄
矣復以屬臣之子十有一年再嘗遣使欵關

函關令嚴不敢啟方物弊不敢移易也封題
轅然臣父子旦夕稽首北望曰天監在茲黎
氏不請而屬之臣臣又不請而屬之臣之子
死罪死辜復更何言第黎氏忽亡而國人謬
擁避跡無所謹以土地人民之數咸簿錄之
登獻闕下事聞皇帝若曰咈哉豈其挾詐以
緩我師其往覈之迺命兵部尚書毛公伯溫
節制六省咸寧侯仇公鸞統握諸軍敕曰聽
以軍往違卽征之毛公蔡公協忠同心以作